



1

圆圆蒙年

“真好，若我也能那样就好了。”费诺文盯着池畔美女无限渴望地叹道。

假日戏水的人很多，而且来了许多辣妹，胸是胸臀是臀的，他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像她们一样，拥有傲人的身材，他不禁在脑海中幻想自己也成了辣妹的模样。

他一脸陶醉的模样，路过的泳客还以为他煞到哪个妹妹了哩！

“别做白日梦了，你这辈子是没指望了啦！”远房表妹柯子美躺在一旁做日光浴，张开眼正巧瞧见他眸中的渴望，了然地泼他冷水。

费诺文一脸怨怼地瞪了她一眼，这没良心的

女人干吗破坏他的遐想呀？

“做人要实在一点，伯父伯母个性保守又身强体壮的，再过半世纪都不可能蒙主宠召，你想变性整容是绝对不可能的事，死心吧！”柯子美坐起来伸个懒腰，无限同情地拍拍他的肩，拿着零钱包去买饮料。

她这远房表哥实在太浪费了，全身上下细皮嫩肉，却又不显苍白，就是那种看起来很干净很舒服的大男生，而且浓眉大眼，鼻子直挺，嘴型优美，组合起来活像日本杰尼斯系艺人的完美脸蛋，再配上他那副削瘦高挑的身材，高手整理的有型短发，真的！只要站出来目光横扫而过，绝对电昏一帮小女生。

可惜的是，他生平无大志，只想电到一个有胸膛有担当的大男人，陪他恩爱地过一生，真是太对不起所有女性同胞了，不仅没贡献强有力的胸膛，还跟女人们抢，害她都没脸承认两人的关系了。

费诺文盯着她曼妙的身材一路走远，发现有许多男人和他一样口水流满地，害他又羡慕又妒

的，这女人幸运地一出生就圆了他永远达不到的梦想，哪会明白他心中的苦呢？

最气人的是她平白糟蹋掉身为女人该有的纤细，粗心就算了，女人该会的她全不会，实在太浪费她这身完美女人的皮相了，但她好歹是个十足十的女人，而且活得好率性，活得让他好羡慕，唉！

“也许我心中最渴望的不是外在的改变，而是内心的解放，遇到子美后我就明白改变性别不是惟一的路，可惜仍找不到平衡点，我还是一样天天苦闷得要命。”他挺起胸膛却又叹了口气。

费诺文的女性认同虽然强烈，但他出色的容貌，依然是众女子的焦点，坐在池畔早吸引许多女子的目光。

“嘿！我可以坐下来吗？”一个穿着两截式泳装的美女走过来搭讪。

可惜心思沉浸在不可能的冀望里的费诺文根本没听见，那美女问了两次都没回应，不禁恼羞成怒，用力推了他一把后转身就走，正想起身的他被这么一推，重心严重偏离，直接跌落池中。

“啊选’不谙水性的费诺文在水中挣扎，
“救……救……我不会……游泳……救……”

另一头有人表演跳水，吸引了众人的目光，而那女人推完就跑，没人察觉这角落的异样，又惊又慌的费诺文喝了好几口水，渐渐失去意识，他抽动嘴角，盯着池面光芒，不禁感叹若有机会像子美那样发自内心畅快地笑一回多好呢？可惜这辈子是没机会了……

“奇怪？我那远房的远房表哥呢？”买饮料回来的柯子美站在池边张望。

“跑哪里了？他又不会游泳当然不在池里，该不会那样就生气回去了吧？还是去上厕所了呢？”她推低太阳眼镜仔细在人海里寻找。

“啊？有人溺水了！”终于有人看见沉在水中的费诺文，惊慌地大叫。

柯子美心头一惊，是他吗？那笨蛋不会因为这样就寻短见吧？她连忙丢下饮料跳进水里，当她见到沉在水里的人时简直吓傻了，真的是他！她使尽全身力气将人拉出水面，和救生员一起将早已昏迷的他救上岸。

“费诺文？费诺文？”



清朝 扬州

“奇怪的小说，怎么会有人想出这么奇怪的剧情呢？穿越古今？数百年后的未来女子回到明朝，最后还嫁给了心爱的男人？匪夷所思得离谱。”瑞宁扔下小说站起身沿着湖畔散步。

身为皇上的堂弟，世袭祈王爷封号，虽不在京城，但受宠依旧，他该是得天独厚要什么有什么的天之骄子，偏他最想要的却永远也要不到了，心爱的女人被好友横刀夺爱，震惊、受创、狂怒、报复，却改变不了残酷的事实，他还是失去了最爱的女人。

“为何她最后选择了他？口口声声说爱我……却投入别人的怀抱，居然还冀求我的祝福，哼！女人！”他忿恨地捏碎手中玉佩，狠狠投入水中，这口气他绝咽不下！

抬头望向最角落的阁楼，他露出残酷冷凝的

笑容，那是他的报复！

“你夺走我的最爱，那么稍稍虐待一下你的好妹子，一点也不为过吧！”

没错！在心爱女子下嫁的半个月后，他迎娶了好友的妹子，给了她福晋的崇高地位，可她永远也得不到丈夫的青睐，她将守一辈子的活寡！

“你要怪就怪你哥吧！”他一点愧疚感都没有，半年内连续迎娶了三位侧福晋，四个侍妾，夜夜狂欢，独漏那个正妻，别说名字了，他甚至想不起她的长相，她只是他报复的一颗棋子罢了。

“说来那女人也真怪，半年了居然没半句怨言，真这么认命吗？也许有什么计谋吧？堂堂郡主哪肯受这种屈辱，我巴不得她闹，闹得愈凶愈好，看她娘家颜面要往哪摆！”

他新纳的侍妾彩云蹑手蹑脚地接近，想给他一个惊喜，突然用力推了他宽厚的背部一把，瑞宁沉浸在被背叛的愤怒之中，浑然忘了身在何处，纵使武功了得，在这节骨眼竟然一个失足跌落湖水中。

一身的湿冷终于令他回神，瞪了闯祸的小妾一眼，正想游回岸边，没想到湖中水草繁茂，他的脚意外被卷住，愈用力就缠得愈紧。

“来人呀！快来人呀！王爷落水了！啊……快来人呀……”彩云在岸边尖叫。

“吵死了！”他怒吼一声，恼怒地瞪了她一眼，深呼吸口气潜入水中。

他的水性极佳，以为只要铲去水草就没事了，哪知道水草愈缠愈多，他竟被困住了，待在水中的时间太久，他的手脚渐渐失去知觉，眼睛愈来愈模糊，盯着湖面光源，他突然有了死亡的认知。

彩云见他太久没上来，吓得又继续尖叫：“拜托！谁来救救他呀！快呀！救命呀！王爷落水了……”

人将死之前心中最挂念的该是什么？心爱的女人吗？可为何她的容貌渐渐模糊？难道是他所受的伤没他以为的深？是这样吗？

盯着微弱的光亮，那刺耳的尖叫声渐渐消散，他无力地闭上眼，可惜他没机会验证了。

“呜……”瑞宁皱着眉张开眼，盯着屋顶长条状的光亮，一时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头痛得要死。

“原来我没死……”他挣扎着想坐起来，却全身没力，心中不禁有些纳闷，以他的身体状况，不该因为溺水就孱弱成这德行吗？

他挣扎了半天又气喘吁吁地躺回床上，才发现这房间好奇怪，全是一些他没看过的东西，干净整洁却没半点装饰，这不是他的祈王府呀？

他调匀呼吸才又缓缓移动身体，好不容易坐了起来，愈看这房间就愈觉得怪异，正想呼唤下人侍候，门口却传来惊呼声。

“诺文！你总算醒了。”

瑞宁诧异地转头，这房里只有他一个人呀！这人的叫的是谁？

“天哪！你可知道我有多担心吗？你吓死我了！”门口冲进来一个猛男热情地抱住他。

这一抱令瑞宁受的惊吓比落水更甚，他僵化地愣在当场，他该不会正在做噩梦吧？不然怎么有个怪异物体抱住他呢？但贴在身上的热度太真实，他不太相信是梦境。

“你这表情是感动吗？诺文你真好，总算明白我对你的一番情意了。”猛男罗禾东自己先感动到痛哭流涕，将他搂得更紧了。

“放手！”瑞宁终于挤出两个字，这鬼家伙在干什么？

“你喝太多水又缺氧太久，要多休息，快躺下来！刚刚医生说你没事我还不放心，你可总算醒来了。”罗禾东细心地揽住他的腰要他躺下。

“放手！”没由来地一阵颤栗，瑞宁有种很古怪的感受，他甚至不愿动手碰这男人！

“别这样嘛！虽然我没在第一时间赶到是我不对，但我总不能课上一半就跑掉呀！”罗禾东没放手，反而顺势将他压回床上，还一屁股坐上床沿，一手拉着他的手安慰道。

罗禾东是健身教练，练出一身令男人钦羡的结实体格，是个很有看头的超级猛男。

“来人呀！”瑞宁的眼里射出冷冽寒光，这恶心的男人敢再碰他，别想活过明天！心中更觉奇怪，怎么没半个人在门外候着呢！这家子的主人到底是谁，居然放任下人们松散懒惰成这样？

“真的生气啦？那人家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你总行了吧！”罗禾东搞不清楚状况以为他在气这个。

瑞宁气急败坏地挣扎着想坐起来，这男人好恶心，干吗一直往他身上靠呀？害他鸡皮疙瘩全起来了。

“诺文，你不会游泳，以后还是别太接近水池比较好，不然等你好了，我再教你好了。”

“叫你别碰我听不懂呀？”瑞宁忍无可忍了，用力一挥，却因为身体虚弱，这一掌拍在罗禾东浑厚的胸肌上，不像发火反倒像情人在打情骂俏，令罗禾东误会得更彻底了。

“诺文，我就知道你对我也是有好感的，先前的推拒只是你脸皮薄不好意思对不对？”罗禾东又抱住他，满心的喜悦和兴奋。

“你好大的胆子……放手！快点来人呀！”

从没人敢这样对他，瑞宁被吓到了，一时竟慌得不知所措。

“一定是这次在鬼门关前绕了一圈才让你敞开心胸接纳我的，你放心！哥哥不会让你失望的，让哥哥好好爱你吧！”罗禾东追求了近半年，终于“得到”他的认可，简直乐翻了，搂着他又抚又摸的。

“放放……开……我……”太震惊！太恶心！令他的话他的人全都在颤抖。

罗禾东沉浸在幸福的光辉中，强壮有力的大手捧住他错愕惊骇的脸庞，咧开大嘴，凑上前吻住了他颤抖的双唇。

瑞宁呆掉了！

那个贴在他嘴上湿热的东西是什么？他堂堂祈王爷居然被个恶心男人强吻？这浑球真不想活了是吗？

瑞宁的愤怒指数飙到最高点，终于凝聚无限神力，狠狠推开罗禾东，接着一记拳头捶向罗禾东的左眼。

“诺文？”罗禾东捂着左眼哀号，一脸的错

愕。

“滚！”怒不可遏的瑞宁下床虚弱地推打着他。

“别这样，你才刚醒过来，还很虚弱，诺文？”罗禾东被打一点也不痛，反而心疼打人的会受伤，一脸担忧地往后退。

“滚出去！”瑞宁颤抖地将人推出门外，那恶心的接触感仍停留在他的嘴上，他好想吐！

“诺文？”罗禾东撑在门上仍在做最后的挣扎，他不是也喜欢他吗？为何生气？啊？难道是因为他吃完中饭没刷牙？

“怎么了？”去买便当的柯子美一回来，就见到他们剑拔弩张的混乱场面，好奇地问道。

瑞宁放弃推他，反而将柯子美拉进来，趁着罗禾东分神的同时，狠狠地将他踢出去，一脸森寒地瞪着他。

“你敢再出现在我眼前，小心我宰了你！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他火大地将门摔上！



“恶……”瑞宁趴在墙上忍不住直反胃，然后在屋里四下翻找。

“怎么了？”柯子美呆呆地看着他，不知道他在找什么？

“给我水！”瑞宁快吐了，却找不到水来冲淡那恶心的气味。

“喏！给你。”子美不明所以，连忙打开刚买的矿泉水递过去。

瑞宁没时间细看怪异的装水容器，一口气灌光一整瓶，可那感觉仍在，他虚脱地撑在床沿。

“那该死的浑球别再让我遇到，否则绝对要杀了他！”恶心的触感害他不停地发颤，胃里持续翻搅，恶！他快吐了！

“禾东干什么蠢事了？”子美失笑不已，禾东追他好久了，可她这表哥挑得很，就是不接受他的爱意，难道那小子趁人之危，想霸王硬上弓？

瑞宁抬头看向她，她的红唇一开一合的显得小巧秀气，看来比那浑球的血盆大口顺眼多了，

他缓缓地走向她，至少，她是女人……

“怎么了？”子美觉得他的眼神有些奇怪，直觉地往后退，电光石火间，瑞宁贴近她，热唇欺上她的，吻得又急又猛，仿佛要吃了她似的。

这下子换子美呆掉了！

她这个老想着要做变性手术的远房表哥居然吻她？

他是缺氧太久脑袋发生异常了吗？而且不是她要说，他的技巧真的好得没话说，这真的是她的表哥吗？

慢了好几拍，她终于想到要挣扎，可他却不肯放手，在两人的角力中，好不容易她隔开一小段距离，猛喘着气不解地看着他。

“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解释？”子美捂着仍发烫的唇尴尬地问道。

“那恶心男居然吻我。”他舔了舔唇角，眼眸仍盯着她的红唇。

“啊？”

“害我直反胃。”一提到那浑球害他又起了一阵哆嗦。

子美说不出话来了，表哥文弱又不幸溺水，身体正虚弱，罗禾东真用强的，他当然不是对手，可这样就拉她当垫背的，好像有些说不过去喔？

瑞宁盯着她微微红肿的唇瓣，仍想染指。

“不可以了！”子美连忙捂住他的嘴，她的心儿怦怦乱响，仍感觉得到他那柔软唇瓣的热度，令她好尴尬。

可他居然舔上她的手掌，而且舔得好彻底，女人馨香的气息总算消弭了那恶心男人令人厌恶的味道了。

“别……这样……”柯子美不由自主地烧红了脸蛋，就算明知表哥只是想消去前人的气味，但这么亲昵的碰触，不该发生在他们之间。

“总算好一点了。”他放开她，心想等会儿一定要叫她的主子给她加薪饷。

“那……你要吃点东西吗？因为很晚了，医院同意让我们住一晚，明天再出院。”柯子美仍有些不自在，连忙将买回来的东西拿出来。

“气都气饱了还吃什么？你去叫总管来见

我，居然随便放外人进来，还对我动手动脚，别以为我不会论罪！”他走到床边坐下。

“总管？你以为你是谁呀？再说医院里没有总管啦！”柯子美被他奇怪的说词惹笑了，也冲淡了刚刚的异样感受。

“大胆！居然这么放肆，不怕本王降罪吗？”瑞宁真的发火了。

“本王？降罪？表哥你是水喝太多昏头了吗？”还以为他在开玩笑，子美愈笑愈夸张。

“有什么好笑的？你是什么东西也敢在本王面前放肆，别以为我不会治你的罪！”瑞宁颤抖着指尖骂道。

“你什么时候当了王的？是什么王？那我捞不捞得到好处呀？”没把他的怒气看在眼里，她把便当打开，偏头淘气地笑问。

“我是祈王爷，还不过来请安？”

子美的笑僵在脸上，什么祈王爷？当她对上他那发怒的眸光时，才惊觉他是认真的，天哪！难道是溺水的后遗症？

“你真伤到头啦？我去叫医生来好了。”子

美笑不出来了，表哥全身上下最重要的就是那颗头，室内设计的点子全在里头，真伤到就完了。

“□嚟！过来扶我！”他真的没力了，连床都爬不上去，威严十足地吩咐道。

子美乖乖过来扶他，心中却依然担心不已，替他盖好被子后才又开口：“表哥……”

“等等！你叫我什么？”瑞宁猛然拉住她的手，不相信自己听见的。

“表哥呀！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！”

“怎么可能？我们住在一起耶！”

“我不认识你，别乱认亲戚，而且，女人，你不觉得丢脸吗？穿的这是什么衣服？连肚脐都露出来了。”他从刚刚就有一种很怪异的感觉，不仅是她，连刚刚那个恶心男的穿着都好怪！还有这屋子也怪，这里什么都怪！

“肚脐？表哥，你真的伤到头了，这衣服是你买给我的耶！”子美这下子笑不出来了。

瑞宁瞅着她，眼里有着不解，事实上，醒来后他就有种怪异的熟悉感，这种奇异的感觉好像